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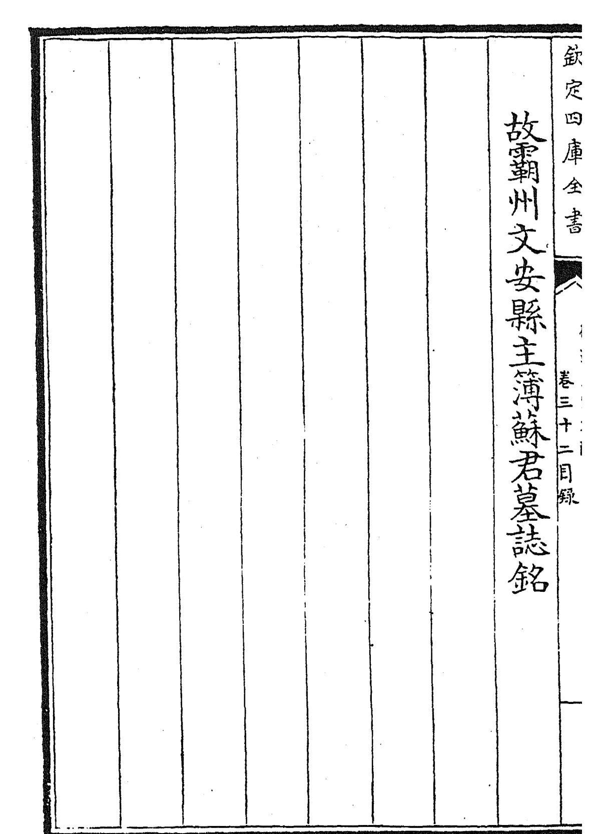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唐宋文醇卷三十二目録

廬陵歐陽修文十一

墓誌銘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二百九十六集部

御選唐宋文醇卷三十二

廬陵歐陽修文十一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墓誌銘

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使上輕車都尉陽夏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謝公諱絳字希深其先出於黄帝之後任姓之别為十族謝其一也其國在南陽宛三代之際

以微不見至詩崧高始言周宣王使召公營謝邑以賜申伯蓋謝先以失國其子孫散亡以國為姓歷秦漢魏益不顯至晉宋間謝氏出陳郡者始為盛族公之皇考曰太子賓客諱濤其爵陳留伯至公開國又為陽夏男皆在陳郡故用其封復因為陳郡人然其官邑卒葬隨世而遷其譜自八世而下可見曰八代祖汾為河南緱氏人至五代祖希圖始遷而南或葬嘉興或葬麗水自皇考已上三代皆葬杭州之富陽公以寶元二年四月

丁卯來治鄧其年十一月己酉以疾卒於官以遠不克歸於南即以明年八月得州之西南某山之陽遂以葬公享年四十有五初娶夏侯氏先卒今舉以祔後娶高氏文安縣君三男六女男某皆將作監主簿女一早亡五尚幼公之卒其客歐陽修弔而哭於位退則歎曰初實客之薨修獲銘其德納諸富陽之原今又哭公之喪哭者在位莫如修舊蓋嘗銘其世矣乃論次其終始曰公年十五起家試秘書省校書郎復舉進士中甲科以

奉禮郎知潁州汝陰縣遷光禄寺丞上書論四民失業楊文公薦其才召試充秘閣校理再遷太常丞通判常州丁母晉陵郡君許氏憂服除遷太常博士用鄭氏經唐故事議昭武皇帝非受命祖不宜配享上帝天聖中天下水旱而蝗河决壞滑州又上書用洪範五行京房傳推災異所以為天譴告之意極陳時所闕失無所諱與修真宗國史遷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通判河南府移書丞相言歲凶嵩山宫宜罷勿治又上書論妖人方

術士不宜出入禁中請追所賜先生處士號歲滿權開

封府判官再遷兵部員外郎為三司度支判官上書論

法禁密花透背詔書云自内始今内人賜衣復下有司

取之是為法而自戾無以信天下又言後苑作官市龜

筒亦禁物民間非所有有之為犯法因請罷内作諸器

皆以其職言又言有司多求上旨從中出而數更且謂

號令數變則虧國體利害偏聽則惑聰明請者務欲各

行而守者患於不一請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然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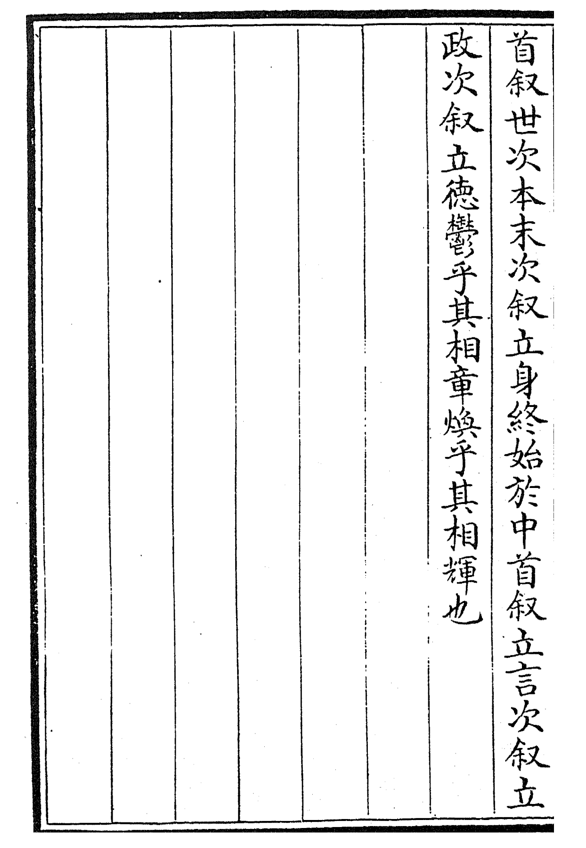
郭皇后廢上書用詩白華引申后褒姒以為戒景祐元
年丁父憂服除名試知制誥判流内銓諫者言李照新
定樂不可用下其議議者久不決公為兩議曰宋樂用
三世矣照之法不合古吾從舊乃署其一議曰從新樂
者異署議者皆從公署公為人肅然自修平居温温不
妄喜怒及其臨事敢言何其壯也雖或聽或否或論高
而不能行或後果如其言皆傅經據古切中時病三代
巳來文章盛者稱西漢公於制誥尤得其體世所謂常

楊元白不足多也公既以文知名至於為政無所不達自汝陰巳有能名佐常州至今常人思之錢思公守河南悉以事屬之是時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起二陵於永安至於鐵石畚锸不取一物於民而足修國子學教諸生自遠所至者百餘人舉而中第者十八九河南人聞公喪皆出涕諸生畫像於學而祀之初吏部擬官以圭田有無為均公取州縣田覆其實者準其方之物價差為多少揭之省中他有名而無實者皆不用人以

為便天下之吏有定職而無定員故選者常患其多而久積吏緣以姦至公為之選而集者有不逾旬而去天下皆稱其平其遇事尤劇尤若簡而有餘及求知鄧州其治益以寬靜為本州遂無事先是有妖僧者以偽言誘民男女數百人往往晝夜為會凡六七年不廢公則取其首惡二人置之法餘一不問民始知公法可畏而安於不苛南陽堰引湍水溉公田水之來遠而少能及民而堰撤墩破公議復名信臣故渠以罷鄧人歲役而

以水與民大興學舍皆未就而卒始公來鄧食其廩者四十餘人或疑其多及其喪為之制服其治衣櫛纔二婣至三從孤弟妹皆聚而食之卒之日廩無餘粟家無餘貲入哭其堂椸無新衣然平生喜賔客談宴怡怡如也自少而仕凡三十年間自守不回而外亦不為甚異此其終始大節也銘曰

壽吾不知命繫其偶不俾其隆安歸其咎惟德之明惟仁之茂惟力之為而公之有


首叙世次本末次叙立身終始於中首叙立言次叙立
政次叙立德鬱乎其相章煥乎其相輝也

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簡肅薛公墓誌銘

明道二年尚書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河東公以疾告歸其政天子曰吾不可以數煩公乃詔優公不朝而使視事如故居歲中數以告乃得還第又數以告然後拜公為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判尚書都省罷其政事景祐元年八月庚申公薨於家年六十有八贈兵部尚書公諱奎字宿藝姓薛氏薛氏之先出於黃帝之後任姓任姓之別為十族薛者奚仲之始封也其後奚仲去遷邳

而仲虺留居薛春秋之際以國見經而其子孫後以為氏此其譜也隋唐之間薛姓居河東者為最盛公絳州正平人也曾王父贈太保諱某大王父贈太傅諱某王父殿中丞贈太師諱某三世皆不顯而以公貴初太宗皇帝伐并州太師以策干行在不見用罷公生十餘歲已能屬文辭太師顧曰是必大吾門吾復何為乃不復事生業務施貸以賙鄉閭曰吾有子矣後何患後五十年公始佐令天子參政事為世名臣如其言公為人敦

篤忠烈果敢明達初舉進士為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嚴
而居其次於是鄉里皆稱之淳化三年再舉乃中授秘
書省校書郎隰州軍事推官始至取州獄已成書活寃
者四人徙儀州推官士爭薦其能丁太夫人憂服除用
薦者拜大理寺丞知興化軍莆田縣悉除故時王氏無
名租莆田人至今以為德遷殿中丞知河南長水縣徙
知興州州舊鑄鐵錢用功多人以為苦公乃募民有力
者弛其山使自為利而收其鐵租以鑄悉罷役者人用

不勞遷太常博士御史中丞向敏中薦公材中御史就
拜監察御史名為殿中侍御史判三司都磨勘司賜緋
衣銀魚出為陝西轉運副使坐舉人免官居數月通判
陝府歲餘名還臺安撫河北稱旨改尚書戶部員外郎
淮南轉運使江淮制置發運使開揚州河廢其三堰以
便漕船歲以八百萬石食京師其後罕及其多轉吏部
員外郎丁太師憂去職不許居二歲入為三司戶部副
使與三司使李士衡爭事省中士衡扳時權貴人為助

公拜戸部郎中直昭文館出知延州遷吏部郎中入為
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遷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契丹
使蕭從順來朝是時莊獻明肅太后垂簾聽政從順舉
止多不遜以謂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遂請見之朝
議患之未有以決公獨以理折之從順乃止而嫉公者
譖其漏禁中語由是拜集賢院學士出知并州改知秦
州秦州宿重兵兵嘗歉食公為勤儉積蓄教民水種歲
中遷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而秦之餘粟積者三百萬征

筭之衍者三十萬𠕋民舊隱田數百頃所得芻粟又十餘萬秦州之民與其蕃落數千人詣轉運使請留不果公在開封以嚴為治肅清京師京師之民至私以俚語目公且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囹圄為之數空而至今之人猶或目之及居蜀尤有善政民有得偽蜀時中書印者夜以錦囊掛之西門闔者以白蜀人隨之者萬計皆恟恟出異語且覬公所為公顧主吏藏之畧不取視民乃止老媪告其子不孝者子訴貧不能養公取俸錢與

之曰用此為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里富人三女皆孤民或妄爭其産公析其貲為三為嫁其女於是人皆以公為仁恩蜀人喜亂而易揺公既鎮以無事又能順其風俗從容宴樂及其臨事破奸發伏逆見隨決如逢蒙之射而方朔之占無一不中蜀人愛且畏之以比張尚書詠而不苛開封天子之畿益州蜀一都會皆世號尤難理者而公尤有名其猛寛之政前後異施可謂知其方矣入拜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遂拜參知政事公

入謝上曰先帝嘗言卿可用吾今用卿矣公益感激自勵而素剛毅守節不苟合既與政尤挺立無所牽隨然遂欲繩天下無小大一入於規矩往往不可其意則歸臥於家歎息憂愧輒不食家人笑其何必若此公曰吾慙不及古人而懼後世譏我也公嘗使契丹與其君臣語而以論議服其坐中其後契丹使來必問公所在及聞已用乃皆喜曰是得人矣邊吏得諜者言契丹欲棄約舉兵上亟名大臣議或欲選將增兵公曰契丹畏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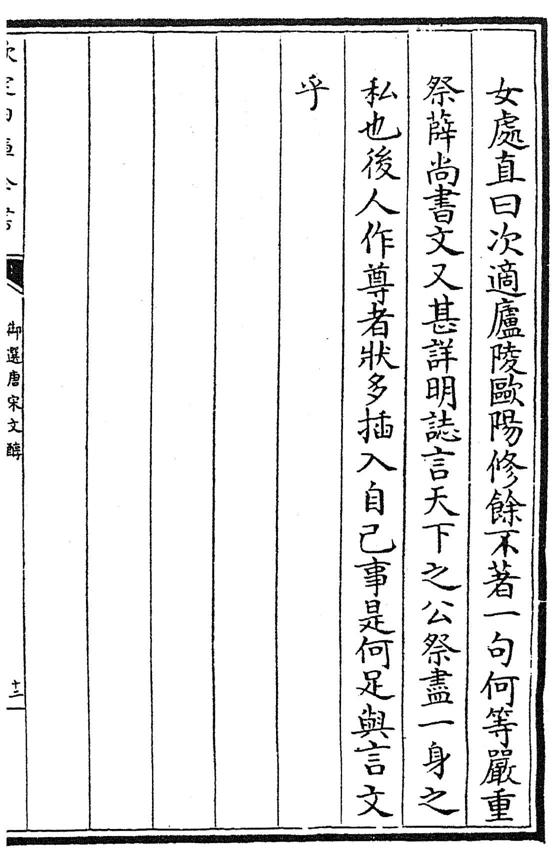
而貪利且無隙以開其端其必不動不宜失持重之勢而使其可窺己而卒無事他日上顧公曰果如公言於是益重之明道二年莊獻明肅太后欲以天子袞冕見太廟臣下依違不決公獨爭之曰太后必若王服見祖宗若何而拜乎太后不能奪為改他服太后崩上見羣臣泣曰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公遽曰其在袞冕也然服之豈可見先帝乎上大悟卒以后服葬於是益以公為果可用也公先娶潘氏早卒

後娶趙氏今封金城郡夫人子男一人直孺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故職方員外郎張奇其次適故開封府士曹參軍喬易從早亡次適太原王拱辰早亡次適廬陵歐陽修次又適王氏公既貴贈其曾祖而下三宰曰太保太傅太師追封曾祖妣某氏某夫人祖妣某氏某夫人妣某氏某夫人公性孝慈雖在大位家人勤儉不知為驕奢諸子幼孤撫養不異平生所為文章四十卷直而有氣如其為人五年某月某甲子其孤直孺奉其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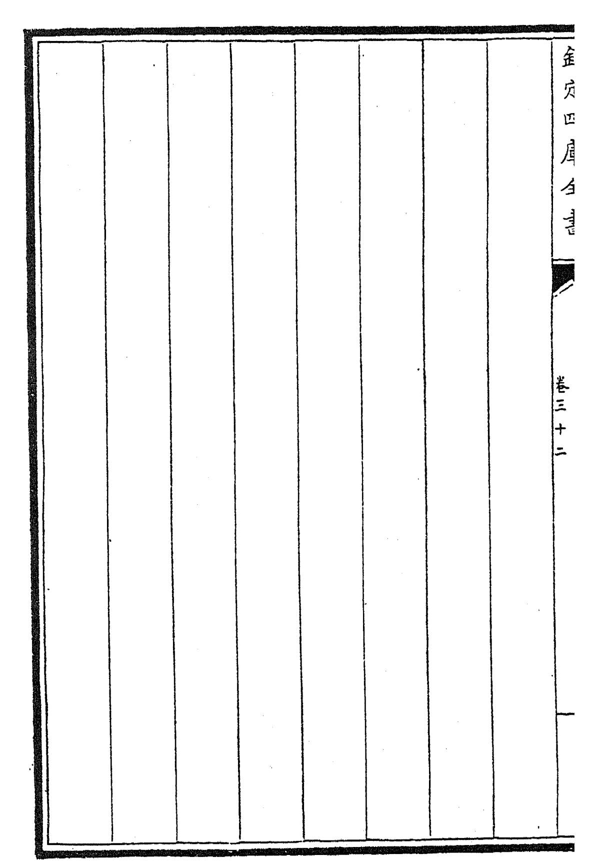
自京師葬於絳州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即事先期狀公之功行上之太常太常議曰謚法一德不懈曰簡執心決斷曰肅今其狀應法乃謚曰簡肅銘曰

薛夏之封以國為姓其後河東隋唐最盛公世載德實河東人必大其門太師之云公之從事以難為易參於大政不撓不羣屢決大議有言炳然公不為相告病還家賵賻之榮尚書是加公有敏德焯其行事公有令名有司之謚事告之史謚傳子孫又刻銘章納於墓門

王聞修曰宋史本傳與誌不同傳云在陝西趙德明
言延州蕃落侵其地黑林平下詔按驗奎閱郡籍德
明嘗假道黑林平移文錄示之德明遂服知延州趙
元昊每遣吏至京師請俸賜吏因市禁物隱關算為
奸利奎廉得狀請留蜀道縑帛於關中轉致給之奎
能知人范仲淹罷籍明鎬自為選人皆以公輔許之
契丹使請見太后奎折之曰皇太后垂簾聽政本朝
羣臣亦未嘗見也歐公叙事以簡為貴如此　叙子



女處直曰次適廬陵歐陽修餘不著一句何等嚴重
祭薛尚書文又甚詳明誌言天下之公祭盡一身之
私也後人作尊者狀多插入自己事是何足與言文
乎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慶歷八年春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年六十有九告老即以工部侍郎致仕歸於常州其行也天子名見宴勞賜以不拜公卿大夫咸出餞於東門瞻望咨嗟相與言曰楊公歸哉於公計為可榮於國家計為可惜其明年九月十三日公疾革出其兵論一篇示其子忱慥而授以言曰臣聞臣子雖死不敢忘其君父者天下之至恩大義也今臣偕不幸猶以垂閉之口言天下

莫大之憂為陛下無窮之慮者其事有五以畢臣志死無所恨惟陛下用臣言不必哀臣死也言訖而卒不及其私忱慥以其語并其兵論以聞天子震悼顧有司問可以寵公者有司舉故事以對天子曰此何足以慰吾思乃詔特贈公兵部侍郎公少師事种放學問為文章長於議論好讀兵書知古兵法以謂士不兼文武不足任大事當四方無事時數上書言邊事後二十餘年元昊叛河西契丹舉衆違約三邊皆警天下弊於兵公於

此時耗精疲神日夜思慮創作兵車陣圖刀楯之屬皆有法天子以步卒五百如公之法試於庭以為可用而世非其刀楯修嘗奉使河東得邊將王吉言元昊出兎毛川為吉所敗者用楊公楯也蓋世未嘗用其術爾然公素剛少合而議者不一故不得盡用其言夏竦經畧陜西請益置土兵公言竦據内地無破賊之謀而坐請益兵蓋虞敗事則欲以兵少為解竦復論公不忠沮計公不能忍以語詆之其後三路農民壯者咸畢為兵

公又言兵在精不在衆衆而不練則不整而易敗困國而難供時自將相大臣議者皆務多兵獨公之論能如此劉平兵敗元昊圍延州甚急而救兵不至公在河中乃偽為書馳告延州救兵十萬至矣因命旁郡縣具芻糧什器如其數以俟已而元昊亦解去後公守并州即詔公為并代麟府路經畧安撫招討等使兼兵馬都部署公執勑告其羣吏曰天子用我矣然任其事必圖其效欲責其效必盡其方乃列六事以請曰能用臣言則

受命不然則已朝廷難之公論不已坐是徙知邢州公志之不就皆此類也公嘗為御史章獻太后兄子劉崇德為團練使以卒其門人親戚厮養用崇德拜官爵者數十人馬季良以劉氏壻為龍圖閣直學士公上書言漢吕太后王禄産欲彊其族而反以覆宗唐武三思楊國忠之禍不獨其身幾亡其國太后大怒貶監舒州酒稅居二歲復名為御史言事愈切公祥符元年進士及第以上書言事真宗竒之名試不赴拜著作佐郎累官

至工部侍郎為天章閣待制龍圖閣樞密直學士遂侍
講於翰林嘗為審刑院詳議官知淮陽江陰軍三司度
支判官知御史雜事判吏部流内銓三司度支副使河
北河東都轉運使知河中府陜并邢滄杭五州所至皆
有能績為人廉潔剛直少屈而難犯其仁心愛物至其
有所能容人多所不及也公字次公曽祖諱偉祖諱某
父諱守慶初娶張氏又娶李氏又娶王氏太原郡君六
孫景畧景亮景謨景道景直景彦公卒之明年秋其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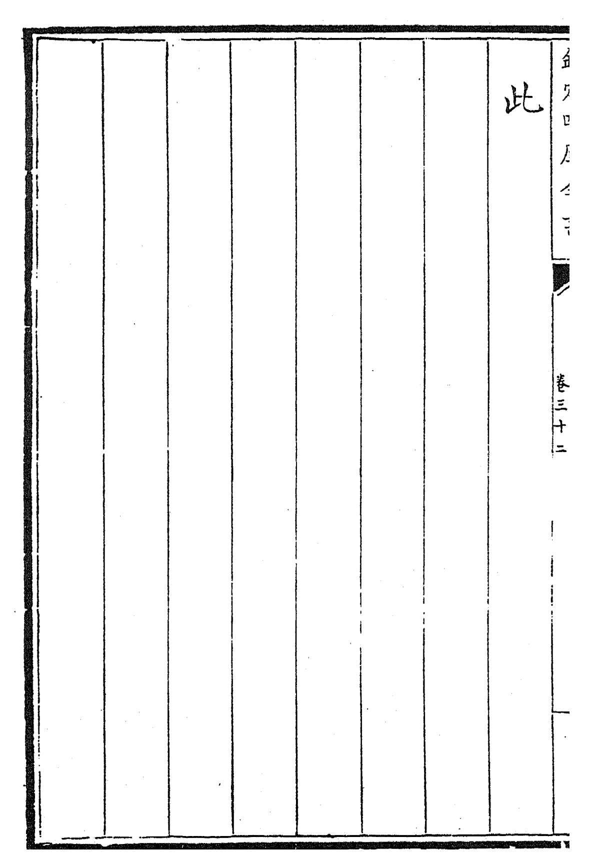
忱以其喪歸於河南又明年二月十七日葬於洛陽縣宣武管平洛鄉之先塋公有文集十卷兵書十五卷讀其書可以見公之志考其始終之節可以知公之心嗚呼可謂忠矣修為諫官時嘗與公爭議於朝者而且未嘗識公也及其葬也其子不以銘屬於他人而以屬修者豈以修言為可信也歟然則銘之其可不信銘曰

遠矣楊氏有來其始赤泉侯功與漢俱起震官太尉四世以公於陵正直僕射于唐師復理卿振左拾遺文蔚

獲嘉其後益衰避亂中州曾祖始南祖屈偽邦令于烏江又適南粵皇考是生晦顯有時發于皇明在考司馬始仕坊州遂家中部道德之優司馬四子唯公克大非徒大之將又長之世有官族孰無繫譜或絕於微或亡其序不絕不亡由屢有人誰如楊世愈久而蕃次第弗迷昭穆綿聯公其歸此安千萬年

王闓修曰偕本傳為三司度支判官有諫廢后諫富民陳氏女將為后二事知并州時有繩監軍中人及

議麟州五利三害事為安撫使時上六事其一罷中人預軍事又張士遜傳有納女口宮中為御史楊偕所劾事此誌皆不書六事亦存其名而已歐公叙事簡要如此傳云元昊乞和而不稱臣偕以連年出師國力日蹙宜許之王素歐陽修蔡襄劾偕罪當誅即誌所謂爭議於朝者也又云知杭州時襄謁告過杭輕遊里市或謂偕當言於朝偕曰襄嘗以公事抵我我豈可以私報邪誌所謂有所能容人多不及或指



此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故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贈司徒兼侍中杜公諱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也其先本出於堯之後歷三代常為諸侯後徙其封於杜而子孫散適他國者以杜為氏自杜赫為秦將軍後三世御史大夫周及其子建平侯延年仍顯於漢又九世當陽侯預顯於晉又十有四世岐國公佑顯於唐又九世而至於祁公其為家有法其吉凶祭祀齋戒日時幣祝從事一用其家書自唐滅士喪

其舊禮而一切苟簡獨杜氏守其家法不遷於世俗盖自春秋諸侯之子孫歷秦漢千有餘歲得不絶其世譜而唐之盛時公卿家法存於今者惟杜氏公自曾高以來以恭儉孝謹稱鄉里至公為人尤潔廉自刻其為大臣事其上以不欺為忠推於人以行己取信故其動静纎悉謹而有法至考其大節偉如也公享年八十官至尚書左丞方其六十有九歲且盡即上書告老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累遷太子太保太傅太師封祁國公於

其家天子祀明堂遣使者召公陪祠將有所問以疾不至而歲時存問勞賜不絶公少舉進士高第為揚州觀察推官知平遥縣通判晉州知乾州遷河東京西路提點刑獄知揚州河東陝西路轉運使入為三司户部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荆南府未行以為河北路都轉運使遂知天雄軍名為御史中丞判流内銓知審官院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徙知并州遷龍圖閣學士兼知永興軍權知開封府康定元年以刑部侍郎同知樞密

院事即拜副使慶歷三年遷吏部侍郎樞密使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治吏事如其為人其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疑獄人以為神其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至於條目必使吏不得為姦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行始居平遥嘗以吏事適他州而縣民爭訟者皆不肯決以待公歸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知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

有焉夏人初叛命天下苦於兵而自陜以西尤甚吏緣侵漁調發督迫至民破産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於是時公在永興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為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寛其期會使以次輸送由是物不踴貴車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至於繕治城郭器械民皆不知開封治京師常撓於權要有干其法而能不為之屈者世皆以為難至公能使權要

不敢有所干凡其為治以聽斷盜訟為能否爾獨公始
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他州而畿赤諸縣之民皆被其
惠開封比比出能吏而兼於民政者惟公一人吏部審
官主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為姦
公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某闕公以問吏吏受丙
賕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
甲負某事不當得公悟名乙問之乙謝曰業已得他闕
不願爭公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

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敕諸吏無得升堂使坐曹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與奪一出於公居月餘翕然聲動京師其在審官有以賄求官者吏謝不受曰我公有賢名不久見用去矣姑少待之慶歴之初上厭西兵之久出而民弊亟用今丞相富公樞密韓公及范文正公而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悦獨公為相佐佑而公尤抑絶僥倖凡内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

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慙恨涕泣而去上嘗謂諫官歐陽修曰外人知杜某封還內降邪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某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某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公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公亦以為可舉公爭以為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罪公者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甕族大戰黃河外而雁門麟

府皆警范文正公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為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范公怒至以語侵公公不為恨後契丹卒不來二公皆世俗指公與為朋黨者其議論之際蓋如此及三人者將罷去公獨以為不可遂亦罷以尚書左丞知兖州歲餘乃致仕公自布衣至為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分産公以所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祿所入分給宗族賙人急難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自少好學

工書畫喜為詩讀書雖老不倦推奬後進今世知名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賔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己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公所以行之終身者有能履其一君子以為人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紀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而為善惟日不足者歟曾祖太子少保諱某贈太師祖鴻臚卿諱叔詹追封吳國公父尚書度支員外郎諱遂良追封韓國公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

娶相里氏晉國夫人子男曰詵大理評事許太常博士訥將作監主簿詒秘書省正字三子早卒女長適集賢校理蘇舜欽次適秘閣校理李綖次適單州團練推官張導道公以嘉祐二年二月五日卒於家其子許以其年十月十八日葬公於應天府宋城縣之仁孝原銘曰

翼翼祁公率履自躬一其初終惟德之恭公在于位士知貪廉退老于家四方之瞻豈惟士夫天子曰咨爾曲爾直繩之墨之正爾方圓有矩有規人莫之踰公無爾

欺予左予右惟公是毗公雖告休受寵不已宮臣國公即命于第奕奕明堂萬邦從祀豈無臣工為予執法何以名之惟公舊德公不能來予其往錫君子愷悌民之父母公雖百齡人以為少不俾黄耇喪予元老寵祿之隆則有止期惟其不已既去而思銘昭于遠萬世之詒修與杜衍子訢書自謂文字簡畧止記大節期於久遠恐難滿孝子意又言范公家神刻為其子擅自增損不免更作文字發明欲後世以家集為信又言尹氏子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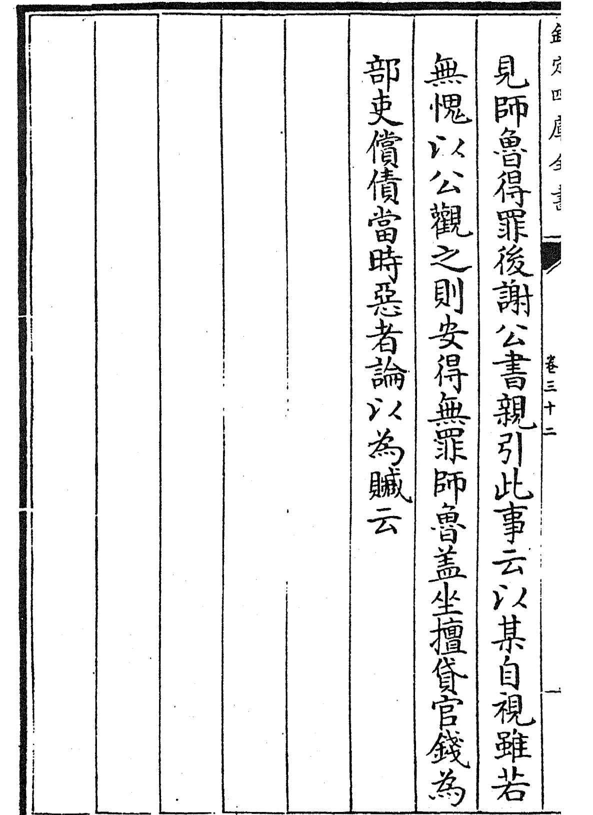
請韓太尉別作墓表以此見朋友門生故吏與孝子用心嘗異修豈負知己者范尹二家亦可為鑒別一書云所記事皆錄實有稽據皆大節與人之所難者其他常人所能者在他人更無巨美不可不書於公為可畧者皆不暇書觀修言作志亦大難矣凡墓志神道皆國史所據以示後世者也文如韓歐其人者不世出而史則不可以或闕不可或闕而又無可信之碑誌以為據依則信史不更大難乎觀修為杜衍作志其斤斤自明如

此葢以時俗不能曉信今傳後之義徒欲躋其父祖與聖哲比肩必銘功悉太公頌德皆仲尼而後快不知空言無實之名非所禁也徒使平昔一言一行之善猶可勵俗而與行者轉因繁言浮詞致晦昧湮亡而莫可問追史氏稽集於數十百年之後濟濟皆太公仲尼而考其實茫然無所得既總無可信則必以意為軒輊黨其所親而毀其所怒甚至苞苴請謁行焉而古今是非之公不獨泯於當時而且泯於萬世矣修之慎重不苟然

者豈為一己之私哉

王闢修曰宋史本傳云契丹壻劉三嘏避罪來歸輔臣議厚館之以詰契丹陰事歐陽修亦請留三嘏行曰中國主忠信若自違誓約納叛亡則直不在我且三嘏為契丹近親而逋逃來歸其謀身如此尚足與謀國乎此事歐公獨不入誌

葉夢得曰杜祁公居官清介每請俸必過初五家人前期誤請公怒付有司劾治尹師魯公所知也余嘗



見師魯得罪後謝公書親引此事云以其自視雖若無愧以公觀之則安得無罪師魯蓋坐擅貸官錢為部吏償債當時惡者論以為贓云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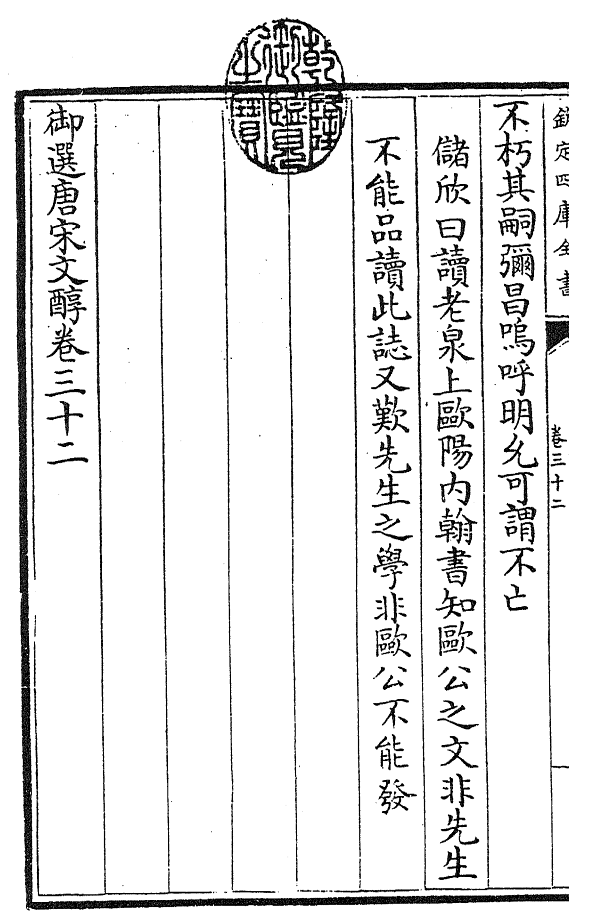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君之行義修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久矣當至和嘉祐之間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於時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君之文博辯宏偉讀者悚然想見其人既見而

温温似不能言及即之與居愈久而愈可愛間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曽祖諱祐祖諱杲父諱序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三世皆不顯職方君三子曰澹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閭親族皆怪之或問其故職方君笑而不荅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戸讀書為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

不足為吾學也悉取所為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戸讀書絶筆不為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涵畜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横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盖其禀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慤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為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别之初修為上其書召試紫微閣辭不至遂

除試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禄與陳州項城縣令姚闢同修禮書為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哀之特贈光禄寺丞敕有司具舟載其喪歸於蜀君娶程氏大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先早卒軾今為殿中丞直史館轍權大名府推官三女皆早卒孫曰邁曰遲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君善與人交急人

患難死則卹養其孤鄉人多德之蓋晚而好易曰易之
道深矣汨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
聖人之旨見矣作易傳未成而卒治平四年十月壬申
葬於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君生於遠方而學文晚成
常歎曰知我者惟吾父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余誰宜銘
銘曰
蘇顯唐世實欒城人以官留眉蕃蕃子孫自其高曾鄉
里稱仁偉歟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其存



不朽其嗣彌昌嗚呼明允可謂不亡

儲欣曰讀老泉上歐陽内翰書知歐公之文非先生不能品讀此誌又歎先生之學非歐公不能發

御選唐宋文醇卷三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舉人臣吳之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唐宋文醇卷三十三 四

詳校官原任主事臣李斯咏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唐宋文醇卷三十三目録

廬陵歐陽修文十二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二百九十七集部

御選唐宋文醇卷三十三

廬陵歐陽修文十二

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

公諱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也天聖八年舉進士甲科為漳州軍事判官西京留守推官改著作佐郎館閣校勘慶歴三年以秘書丞集賢校理知諫院兼修起居注是時天下無事士大夫弛於久安一日元昊叛師久

無功天子慨然厭兵思正百度以修太平既已排羣議進退二三大臣又詔增置諫官四員使拾遺補闕所以遇之甚寵公以材名在選中遇事感激無所廻避權倖畏斂不敢撓法干政而上得益與大臣圖議明年屢下詔書勸農桑興學校革弊修廢而天下悚然知上之求治矣於此之時言事之臣無日不進見而公之補益為尤多四年以右正言直史館出知福州以便親遂為福建路轉運使復古五塘以溉田民以為利為公立生祠

于塘側又奏減閩人五代時丁口稅之半丁父憂服除判三司鹽鐵勾院復修起居注參知政事唐公介時為御史以直言忤旨貶春州別駕廷臣無敢言者公獨論其忠人皆危之而上悟意解唐公得改英州遂復名用皇祐四年遷起居舍人知制誥兼判流內銓御史呂景初吴中復馬遵坐論梁丞相適罷臺職除他官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後屢有除授非當者必皆封還之而上遇公益厚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命特賜冠帔

以寵之至和元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三年以樞密直學士知泉州徙知福州未幾復知泉州公為政精明而於閩尤知其風俗至則禮其士之賢者以勸學興善而變民之故除其甚害往時閩人多好學而專用賦以應科舉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公為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為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行著稱鄉里公皆折節下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屠會賓客以盡力豐侈

為孝否則深自愧恨為鄉里羞而姦民游手無賴子幸而貪飲食利錢財來者無限極往往至數百千人至有親亡秘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者有力者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券舉債終身困不能償公曰弊有大於此邪即下令禁止至於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絕之然後擇民之聰明者教以醫藥使治疾病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條其事作五戒以教諭之久之閩人大便公既去閩人相率詣州請為公立

德政碑吏以法不許謝即退而以公善政私刻于石曰俾我民不忘公之德嘉祐五年召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三司開封世稱省府為難治而易以毀譽居者不由以遷則由以敗而敗者十常四五公居之皆有能名其治京師談笑無留事尤喜破姦發隱吏不能欺至商財利則較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用必使下完而上給下曁百司因習蠹弊切磨剗剔久之簿書纖悉紀綱條目皆可法七年季秋大享明堂後數月仁宗崩英宗即

位數大賞賚及作永昭陵皆猝辦於縣官經費外公應煩愈閒暇若有餘而人不知勞遂拜三司使居二歲以母老求知杭州即拜端明殿學士以往三年徙南京留守未行丁母夫人憂明年八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有六蔡氏之譜自晉從事中郎克以來世有顯聞其後中衰隱德不仕公年十八以農家子舉進士為開封第一名動京師後官于閩典方州領使一路二親尚皆無恙閩人瞻望咨嗟不榮公之貴而榮其父母母夫

人尤有壽年九十餘飲食起居康强如少者歲時為壽母子鬚髮皆皤然而命服金紫煌煌如也至今閩人之為子者必以夫人祝其親為父母者必以公教其子也公於朋友重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為位以哭盡哀乃止嘗會飲靈東園坐客有射矢誤傷人者客遽指為公矢京師喧然事既聞上以問公公即再拜媿謝終不自辯退亦未嘗以語人公為文章清遒粹美有文集若干卷工於書畫頗自惜不妄為人書故其殘章斷稿

人悉珍藏而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
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温成皇后碑文又勅公書則辭
不肯書曰此待詔職也公累官至禮部侍郎既卒翰林
學士王珪等十餘人列言公賢其亡可惜天子新即位
未及識公而聞其名久也為之惻然特贈吏部侍郎官
其子旻為秘書省正字孫傳及弟之子均皆守將作監
主簿而優以賻卹以旻尚幼命守吏助給其喪事曾祖
諱顯皇不仕祖諱恭贈工部員外郎父諱琇贈刑部侍

郎母夫人盧氏長安郡太君夫人葛氏永嘉郡君子男三人曰勻將作監主簿曰旬大理評事皆先公卒幼子旻也女三人一適著作佐郎謝仲規二尚幼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于莆田縣某鄉將軍山銘曰

誰謂閩遠而多奇產產非奇寶惟士之賢嶷嶷蔡公其人傑然奮躬當朝讜言正色出入左右彌縫補益間歸于閩有政在人食不畏蠱喪不憂貧疾者有醫學者有師問誰使然孰不公思有高其墳有拱其木凡閩之人

過者必肅

洪邁曰歐陽公作蔡君謨墓誌公工於書畫云云國史傳所載蓋用其語比見蔡與歐陽一帖云鄉者得侍陛下清光時有天旨令寫御撰碑文宮寺題牓至有勲戚之家干請朝廷出敕令書襄謂近世書寫碑誌則有資利若朝廷之命則有司存焉待詔其職也令與待詔爭利其可乎然後知蔡公之旨意如此不止一温成碑而已其清介有守後世或未知之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為人剛直嚴重

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為學官語於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歷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將以為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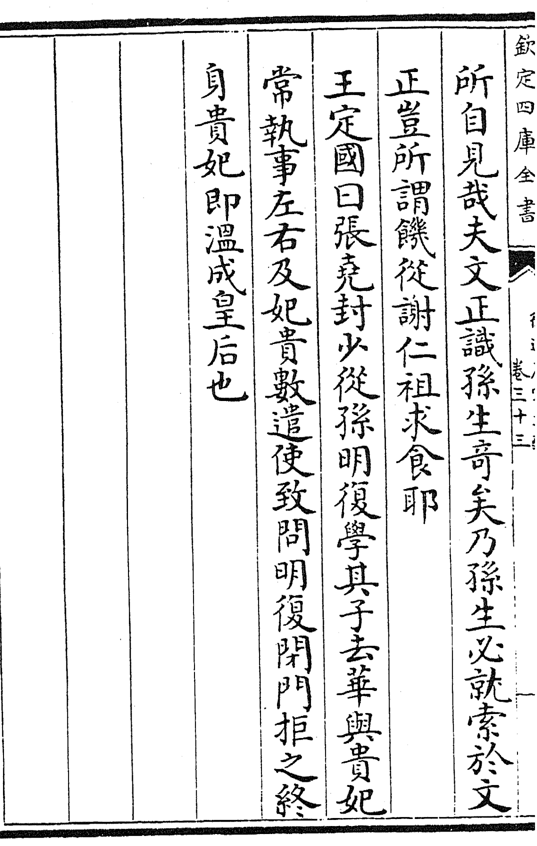
人孔直温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處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僉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概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為世法經為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為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為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

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盧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為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録之藏於秘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

聖既殁經更戰焚逃藏脫亂僅傳存衆說乘之汨其原

怪迂百出雜偽真後生辛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在斯文

王明清曰范文正在睢陽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言有老母文正識之補為學職授之春秋孫篤學行復修謹文正甚愛之既去後十年聞泰山下有孫先生以春秋授徒朝廷高之召至太學乃昔日孫秀才也文正歎曰貧之為累大矣倘因循至老以彼其才安



所自見哉夫文正識孫生奇矣乃孫生必就索於文正豈所謂餓從謝仁祖求食耶

王定國曰張堯封少從孫明復學其子去華與貴妃常執事左右及妃貴數遣使致問明復閉門拒之終身貴妃即溫成皇后也

黄夢升墓誌銘

予友黄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元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黄氏世為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来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延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予少家隨州夢升從其兄茂宗官於隨予為童子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竒夢升後七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

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怏怏不得志以疾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謫夷陵令遇之於江陵夢升顔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嘘嚱相飲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噱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二年予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於鄧閒嘗問其平生所為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笑曰子知

我者乃肯出其文讀之博辯雄偉意氣奔放若不可禦子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茍合負其所有常怏怏無所施卒以不得志死於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為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三十卷娶潘氏生四男二女將以慶

歷四年某月某日葬於董坊之先塋其弟渭泣而来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為其銘予素悲夢升者因為之銘曰

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闃然滅泯未嘗不諷誦歎息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予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為夢升而悲

黄庭堅書後云叔祖夢升學問文章五兵縱横制作

之意似徐陵庾信使同時遇合未知孰先孰後也然不幸得人間四十年爾使之白髮角逐於英俊之場又未知與歐陽公孰先孰後也夢升既乖捂不逢嘗以文哭世父長善云高明之家尚為兒瞰子之文章豈無物憾蓋自道也安世十三弟秀而不實使人氣塞於今孫曾特多英妙之質力學不休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陳善曰文章雖不要蹈襲古人一言一句然古人自

有奪胎換骨等法所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歐陽公祭蘇子美文云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雷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破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回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耶但知誦公此文而不知實有本處公作黄夢升墓銘稱夢升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闃然滅泯公嘗喜誦之祭文蓋用此耳夢升所作雖不

多見觀其詞句多奇可喜正得所謂千兵萬馬之意及公增以數語而變態如此此固非蹈襲者其後東坡跋姜君弼課冊亦云雲興天際歘若車蓋凝矑未瞬瀰漫霮䨴驚雷出火震木靡碎殷地爇空萬夫皆廢霤綆四墜日中見沫移晷而收野無完塊此三者語各不同然只是一意前輩作者皆用此法吾謂此實不傳之妙學者即此便可反三隅矣

尹師魯墓誌銘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葢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為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強記通知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為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為其所以

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
舉進士及第為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
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
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
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
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
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
大將葛懷敏奏起為經畧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

為經畧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畧部署坐城水洛與邊將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為政有恵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為敘燕息戍二篇行於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為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

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為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為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舁至南陽求醫疾革憑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

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二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於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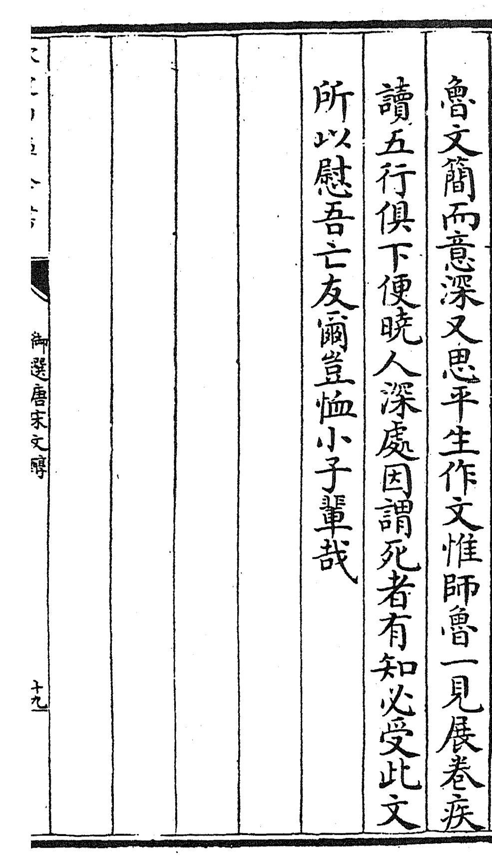
歐陽修自記誌言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知師魯文學議論才能則文學之長議論之高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恐太略故條析其事再述於後述其文則曰簡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他經非孔子自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修於師魯之文不薄矣而世之無識者不考文之輕重但責言之多少云師魯文章不合祇著一句道了既述其文則又述其學曰通知古今此語若必求其可當者惟

孔孟也既述其學則又述其論議云是是非非務盡其道理不苟止而妄隨亦非孟子不可當此語既述其論議則又述其材能備言師魯歷貶自兵興便在陝西尤深知西事未及施為而元昊臣師魯得罪使天下之人盡知師魯材能此三者皆君子之極美然在師魯猶為末事其大節乃篤於仁義窮達禍福不愧古人其事不可徧舉故舉其要者一兩事以取信如上書論范公而自請同貶臨死而語不及私則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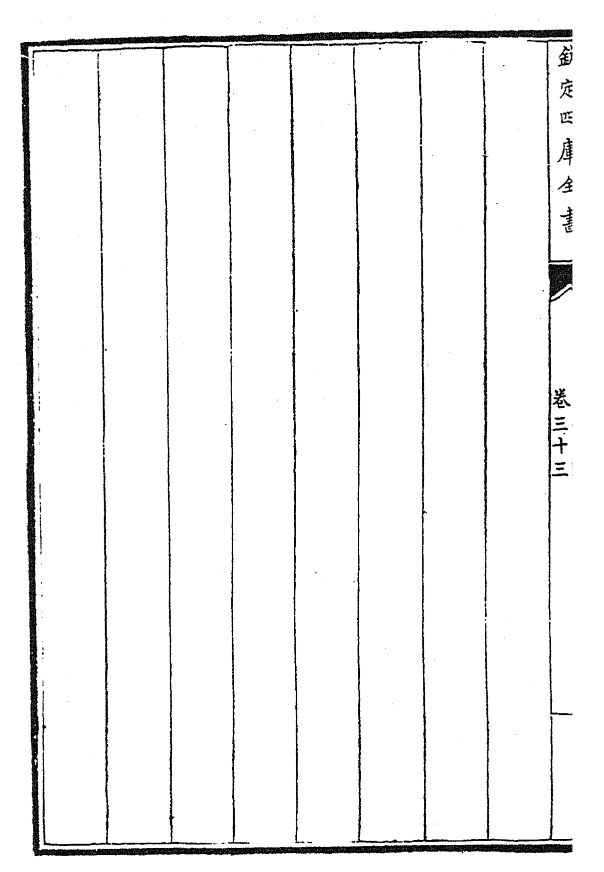
生忠義可知也其臨窮達禍福不愧古人又可知也既已具言其文其學其議論其材能其忠義遂又言其為讐人挾情論告以貶死又言其死後妻子困窮之狀欲使後世知有如此人以如此事廢死至於妻子如此困窮所以深痛死者而切責當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春秋之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深子般卒是也詩人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偕老是也不必號天叫屈然後為師魯稱寃也故於其銘

文但云藏之深固之窓石可朽銘不滅意謂舉世無可告語但深藏牢埋此銘使其不朽則後世必有知師魯者其語愈緩其意愈切詩人之義也而世之無識者乃云銘文不合不講德不辨師魯以非罪蓋爲前言其窮達禍福無愧古人則必不犯法況是讐人所告故不必區區曲辨也今止直言所坐自然知非罪矣添之無害故勉徇議者添之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修鄭條輩及有大宋先達甚多不敢斷

自師魯始也偶儷之文苟合於理未必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若謂近年古文自師魯始則范公祭文已言之矣可以互見不必重出也皇甫湜韓文公墓誌李翺行狀不必同亦互見之也誌云師魯喜論兵論兵儒者末事言喜無害喜非嬉戲之戲喜者好也君子固有所好矣孔子言回也好學豈是薄顏回乎後生小子未經師友苟恣所見豈足聽哉修見韓退之與孟郊聯句便似孟郊詩與樊宗師作誌便似樊



文慕其如此故師魯之誌用意特深而語簡蓋謂師魯文簡而意深又思平生作文惟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曉人深處因謂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爾豈恤小子輩哉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兖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為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畆不忘天下之憂以為時無不可為為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已吾言不用雖

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為文章極陳古今
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
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
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
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
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
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
其妻子先生世為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

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為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於蜀為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名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歷聖德詩以

褒貶大臣分别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
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奇
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閑居徂徠後官於南京嘗
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
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為文章曰某集者若
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
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為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
鑑曰吾非為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

博辨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為言曰學者學為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惟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已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為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於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心而哀其志先生亘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

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於徂徠以慶歷五年七月某日卒於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歿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於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

逌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為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
子之道兮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亦云遑遑一
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
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石介慶歷聖德詩於惟慶歷三年三月皇帝龍興徐
出闈闥晨坐太極晝開閶闔躬覽英賢手鋤姦枿大
聲渢渢震摇六合如乾之動如雷之發昆蟲蹢躅怪

妖藏滅同明道初天地嘉吉初聞皇帝慼然言曰予祖予父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寔賴輔弼汝得象殊重慎微密君相予久予嘉君伐君仍相予筌鏞斯協昌朝儒者學問該洽與予論政傅以經術汝貳二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秉勢湯沸火熱汝時小臣危言譺譺為予司諫正予門闌為予京兆壂予饞說賊叛予夏往予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積雪汝寒汝暑同予士卒予聞辛酸汝不告之予晚得弼予

心弼悅弼每見予無有私謁以道輔予弼言深切予
不堯舜弼自笞罰諫官一年疏奏滿篋侍從周歲忠
力釐竭契丹忘義檮杌饕餮敢侮大國其辭慢悖弼
將予命不畏不怯卒復舊好民得食褐沙磧萬里死
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剝風裂觀弼之心煉金煅鐵寵
名大官以酬勞渴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仲淹弼一
夔一契天實賚予予其敢忽並來弼予民無瘥札曰
行汝來汝予黃髮事予二紀毛禿齒豁心如一兮率

履弗越遂長樞府兵政無蹶予早識琦琦有竒骨其器磊落豈視居㓝其人渾樸不施剞劂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惟修惟靖立朝巘巘言論磥砢忠誠特達祿微身賤其志不怯嘗詆大臣亟遭貶黜萬里歸来剛氣不折屢進直言以補予闕素相之後含忠履潔昔為御史㡬叩予榻襄雖小官名聞予徹亦嘗獻言箴予之失剛守粹慤與修儔匹並為諫官正色在列予過汝言毋鉗汝舌皇帝聖明忠

邪辨別舉擢畯良掃除妖魃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司予調燮下賴諫諍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浹皇帝嗣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聖人不測其動如天賞罰在予不失其權恭巳南面退姦進賢知賢不易非明弗得去邪維艱惟斷乃克明則不貳斷則不惑既明且斷惟皇帝之德羣臣蹴踖重足屏息交相教語曰惟正直毋作側僻皇帝汝礪諸侯危慄

墮玉失舄交相告語皇帝神明四時朝覲謹修臣職四夷走馬墜鐙遺策交相告語皇帝英武解兵修貢永為屬國皇帝一舉羣臣懾焉諸侯畏焉四夷服焉臣願皇帝壽萬千年

歐陽修讀徂徠集詩徂徠魯東山石子居山阿魯人之所瞻子與山嵳峩今子其死矣東山復誰過精魄已埋沒文章豈能磨壽命雖不長所得固已多舊稿偶自錄滄溟之一蠡其餘誰付與散失存幾何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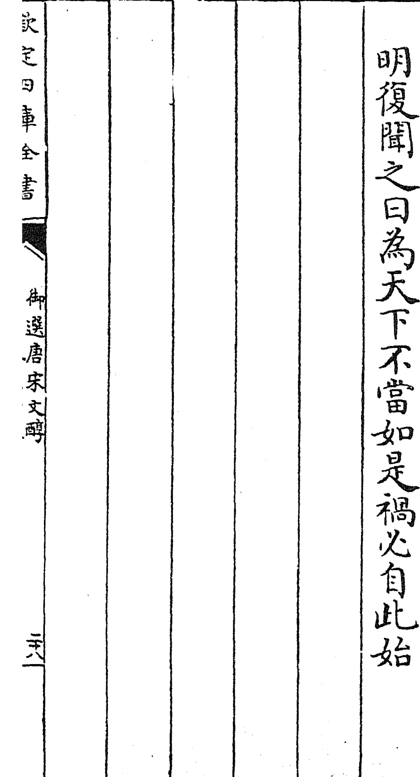
警後世古鑑照妖魔子生誠多難憂患靡不嘗宦學三十年六經老研磨問胡所專心仁義丘與軻揚雄韓愈氏此外豈知他尤勇攻佛老奮筆如揮戈不量敵衆寡膽大身么麽往年遭母喪泣血走岷峨垢面洗雙足鋤犂事田坡至今鄉里化孝弟勤蠶禾昨者來太學青衫踏朝鞾陳詩頌聖德厥聲續猗那羔鴈聘黃觜觜鷺走鄰家施為可怪駭世俗安委蛇謗口由此起中之若飛梭上賴天子聖不挂網者羅憶在

太學年大雪如翻波生徒日盈門饑坐列鴈鵝弦誦
聒鄰里唐虞賡咏歌常續最高第騫游各名科豈止
學者師謂宜國之瞻天壽反仁鄙誰尸此偏頗不知
呶呶者又忍加詆訶聖賢要久遠毀譽暫喧譁生爲
舉世疾死也魯人嗟作詩遺魯狂祠子以爲歌　我
欲哭石子夜開徂徠編開編未及讀涕泗已漣漣勉
盡三四章收淚輒忻懽切切善惡戒丁寧仁義言如
聞子談論疑子立我前乃知長在世誰謂已沉泉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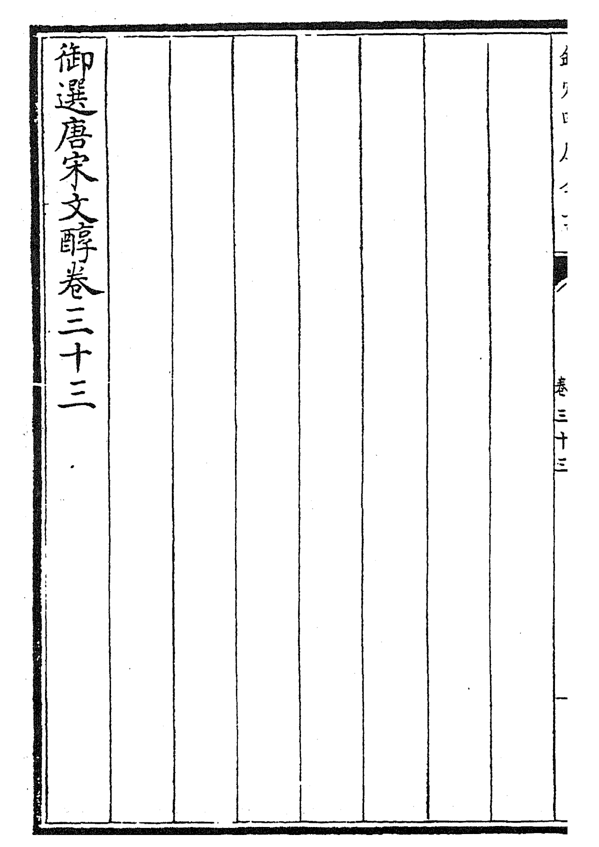
也人事乖相從常苦艱今而每思子開卷子在顏我欲貴子文刻以金石聯金可爍而銷玉可碎非堅不若書以紙六經皆紙傳但當書百本傳百以為千或落於四夷或藏在深山待彼謗焰熄放此光芒懸人生一世中長短無百年無窮在其後萬世在其先得長多幾何得短未足憐惟彼不可朽名聲文行然讒誣不須辨亦止百年間百年後来者憎愛不相緣公議然後出自然見媸妍孔孟困一生毀逐遭百端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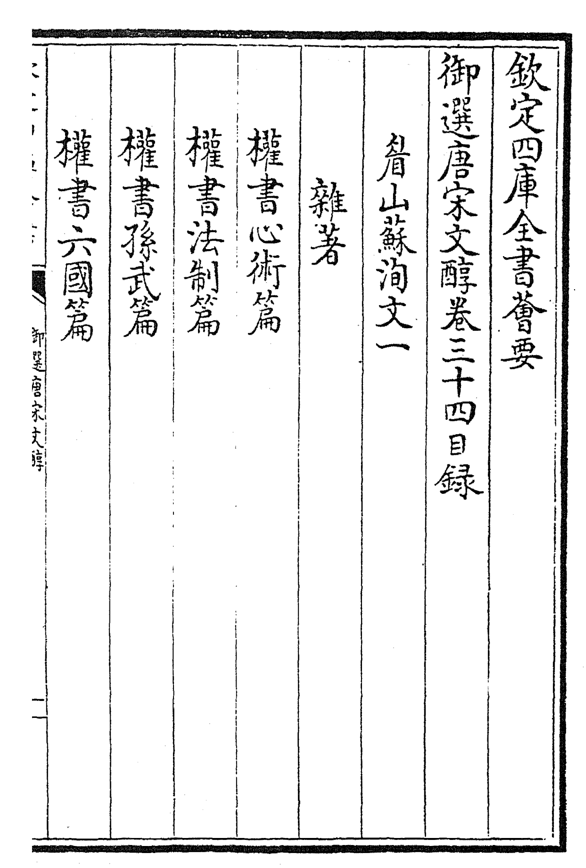
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所以忠義士恃此死不難當
子病方革謗辭正騰喧衆人皆欲殺聖主獨保全已
埋猶不信僅免斵其棺此事古來有每思輒長歎我
欲犯衆怒為子訟此寃下紓冥冥忿仰叫昭昭天書
於蒼翠石立彼崔巍巔詢求子家世恨子兒女頑經
歲不見報有辭未能詮忽聞子遺文使我心已寬子
道自能久吾言豈須鐫

劉夢得曰石守道與歐文忠同年進士名相連皆第



一甲國初諸儒但守傳註自孫明復為春秋發微稍出已意守道師之及為慶歷聖德詩遂臧否卿相孫明復聞之曰為天下不當如是禍必自此始


御選唐宋文醇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唐宋文醇卷三十四目録

眉山蘇洵文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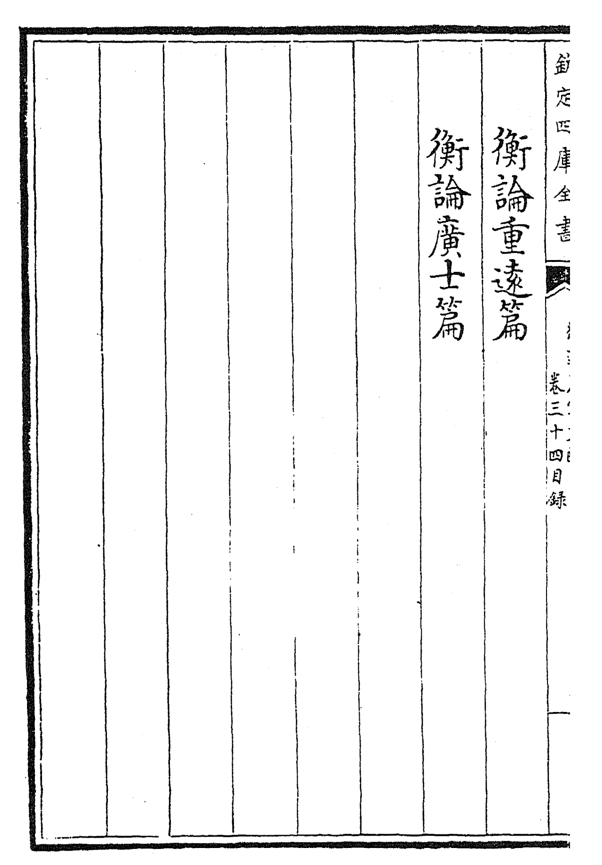
雜著

權書心術篇

權書法制篇

權書孫武篇

權書六國篇



御選唐宋文醇卷三十四

眉山蘇洵文一

權書心術篇

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為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以百戰凡戰之道

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為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黄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已而聽命夫安得

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險鄧艾縋兵於穴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可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

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静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强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按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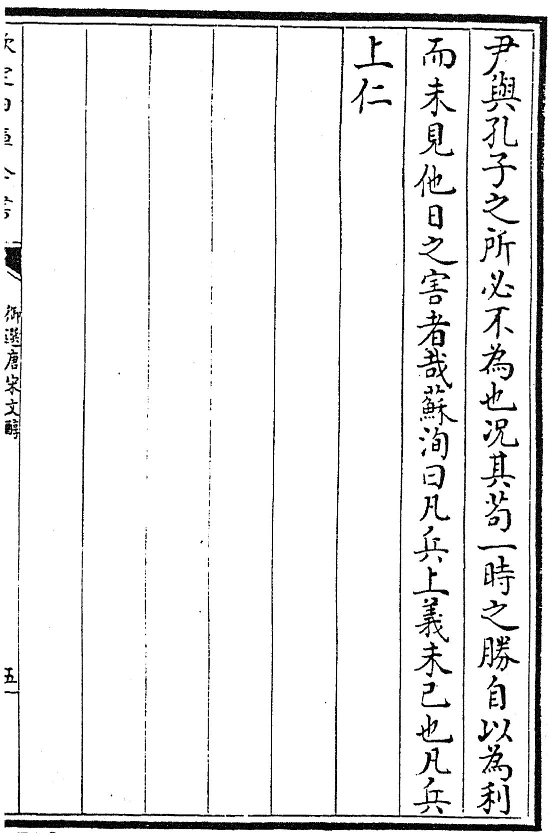
則烏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易師上六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朱子作本義謂小人雖有功亦不可使之得有爵土但優以金帛可也異日又曰小人既一例有功爵土何能不及只是勿更用與謀議經晝耳林希元謂小人立功不得不一例賞以爵邑若一例賞以爵邑又恐播惡於衆不若於行師之初不用之為愈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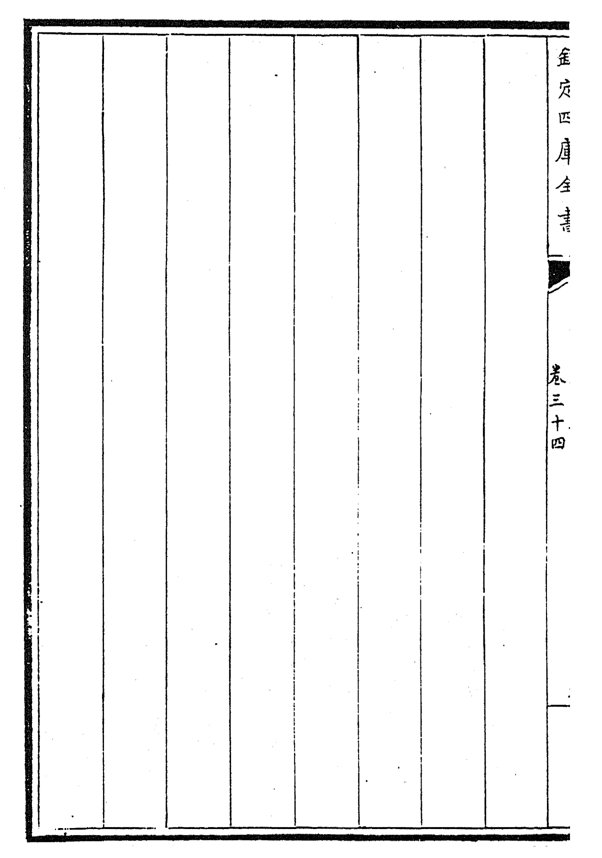
聖祖仁皇帝謂林氏之説深合卦意焉嘗謂君子雖簞食豆羮之細猶必勵舍生取義之節況乎軍旅之事國之大事也而顧唯利所在不以義爲衡尚詭道詐力曰兵事然也若然則行師者當專用小人矣周公何以曰小人勿用孔子何以曰必亂邦哉今觀蘇洵云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爲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固於師卦之旨有合也夫義者利之和也易曰利有攸往利涉大川惟其義之至乃真利之大失義即失

利此非特虛言其理也迨至於不可措手足之日而後知其果然失利而悔已晚也為此者必自小人矣未有師中之丈人而肯為國家動不義之兵者也且兵者刑也國語所謂大刑用甲兵是也必也矢石所加其人皆罪應死而後可以用兵是故王者之師有赦弗誅之人無濫誅之人弗誅者脅從罔治也其誅者皆不可並生者也兵交鋒接曷由區分之使銖兩不差乎要其為殺所殺者無無罪之人則可斷也我之士卒豈能無一傷

且死然傷且死即已納之於忠義之域而死已榮於生傷已榮於全矣非殺之也夫然兵乃可以動且夫王者之於死獄也猶將求其生而不得然後死者與我皆無憾夫獄之死者一二人耳而乃如是若夫行師則所殺者必非止一二人也轉使千百無罪之人履腸塗腦而不顧豈聖人好生之德亦有時而息而民之無辜聖人亦有時而殺哉惟其天戈所指必不至殺一不辜故謂之曰王者之師若見利忘義雖以此得天下正伯夷伊



尹與孔子之所必不為也況其苟一時之勝自以為利而未見他日之害者哉蘇洵曰凡兵上義未已也凡兵上仁



權書法制篇

將戰必審知其將之賢愚與賢將戰則持之與愚將戰則乘之持之則容有所伺而為之謀乘之則一舉而奪其氣雖然非愚將勿乘乘之不動其禍在我分兵而迭進所以持之也并力而一戰所以乘之也古之善軍者以刑使人以賞使人以怒使人而其中必有以義附者焉不以戰不以掠而以備急難故越有君子六千人韓之戰秦之鬬士倍於晉而出穆公於淖者赦食馬者也

兵或寡而易危或衆而易叛莫難於用衆莫危於用寡治衆者法欲繁繁則士難以動治寡者法欲簡簡則士易以察不然則士不任戰矣惟衆而繁雖勞不害為强以衆入險阻必分軍而踈行夫險阻必有伏伏必有約軍分則伏不知所擊而其約携矣險阻懼處踈行以紓士氣兵莫危於攻莫難於守客主之勢然也故地有二不可守兵少不足以實城城小不足以容兵夫惟賢將能以寡為衆以小為大當敵之衝人莫不守我以疑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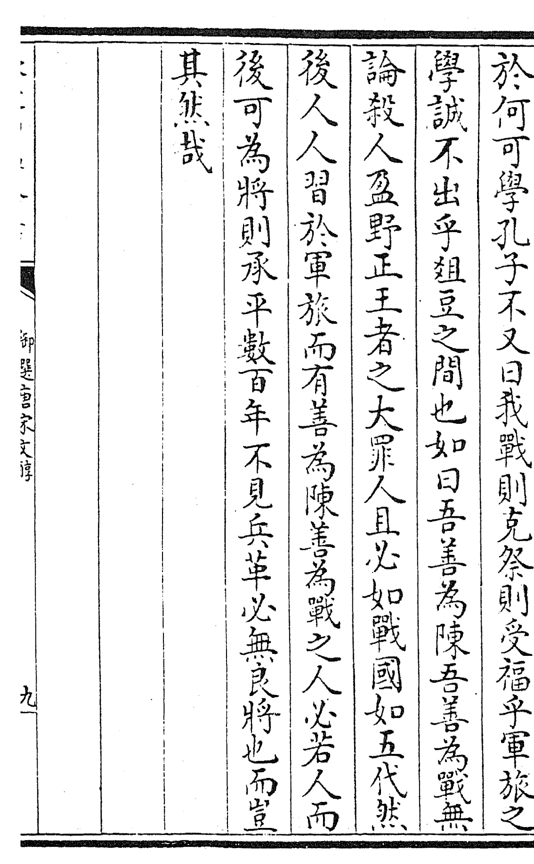
彼愕不進雖告之曰此無人彼不信也度彼所襲潛兵以備彼不我測謂我有餘夫何患兵少偃旗仆鼓寂若無氣嚴戢兵士敢譁者斬時令老弱登埤示怯乘懈突擊其衆可走夫何患城小背城而戰陳欲方欲踞欲密欲緩夫方而踞密而緩則士心固固則不懾背城而戰欲其不懾面城而戰陣欲直欲銳欲疎欲速夫直而銳疎而速則士心危危則致死面城而戰欲其致死夫能靜而自觀者可以用人矣吾何為則怒吾何為則喜

吾何為則勇吾何為則怯夫人豈異於我天下之人孰不能自觀其一身是以知此理者塗之人皆可以將平居與人言一語不循故猶且睨而忌敵以形形我恬而不怪亦已固矣是故智者視敵有無故之形必謹察之勿動疑形二可疑於心則疑而為之謀心固得其實也可疑於目勿疑彼敵疑我也是故心疑以謀應目疑以靜應彼誠欲有所為邪不使吾得之目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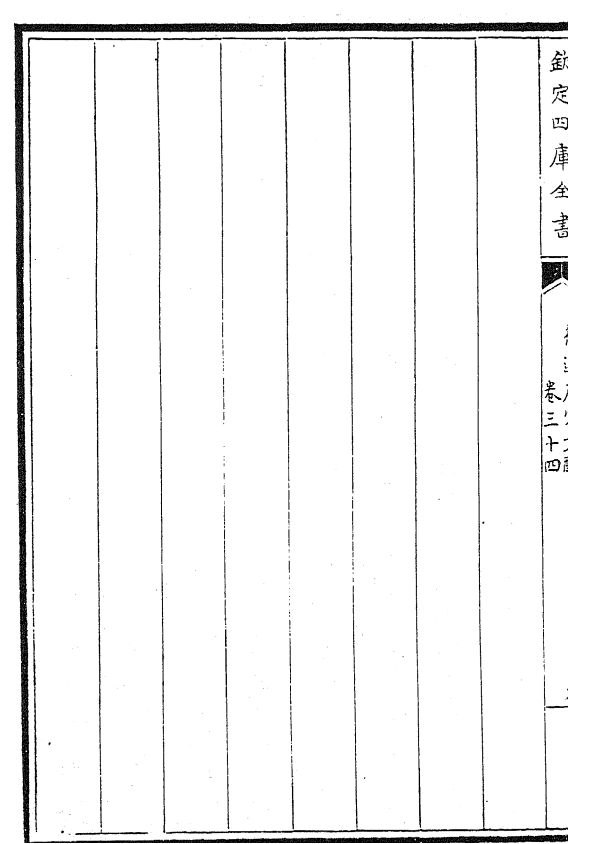
觀九五曰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說者

謂觀我生而咎君子也則无咎觀我生觀民也者言觀我生即所以觀民也洵謂能靜而自觀者可以用人知此理者塗之人可以將其有見於是乎夫無事時所以治吏民者即有事時所以治軍旅靜而自觀吾何喜何怒何勇何怯而知人之無異於我於是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則所以厚生者在是矣所欲所惡惟其理不惟其欲而以行其與聚勿施之政則所以正德者亦在是矣此無事時所以治吏民者也及其有事而以治軍旅觀

吾之何以喜知人之不異吾所喜而不喜者不以加諸人則必與士卒同甘苦矣觀吾之何以怒知人之不異吾所怒而有以善用其怒則一乃心而百其勇矣觀吾之何以勇知人之不異吾所勇而以道義配血氣則人皆樂其死而恥獨生矣觀吾之何以怯知人之不異吾所怯而先為其不可敗則戰必勝而攻必取矣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嘗學也聖人豈以軍旅為不當學哉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殺人之事



於何可學孔子不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乎軍旅之學誠不出乎俎豆之間也如曰吾善為陳吾善為戰無論殺人盈野正王者之大罪人且必如戰國如五代然後人人習於軍旅而有善為陳善為戰之人必若人而後可為將則承平數百年不見兵革必無良將也而豈其然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四

權書孫武篇

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與之言兵而曰我不能者幾人求之於言而不窮者幾人言不窮矣求之於用而不窮者幾人嗚呼至於用而不窮者吾未之見也孫武十三篇兵家舉以為師然以吾評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書論奇權密機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書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為人必謂有應敵無窮之才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吳王闔廬之入

郢也武為將軍及秦楚交敗其兵越王入踐其國外禍內患一旦迭發吳王奔走自救不暇武殊無一謀以弭斯亂若按武之書以責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於敵則交不得合而武使秦得聽包胥之言出兵救楚無忌吳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戰曰久暴師則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還可謂久暴矣越人能無乘間入國乎其失二也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子胥伯嚭鞭平

王屍復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敵此司馬戍子西子期所以必死讐吳也勾踐不頹舊塚而吳服田單譎燕掘墓而齊奮知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然始吳能以入郢乃因胥嚭唐蔡之怒及乘楚瓦之不仁武之功蓋亦鮮耳夫以武自為書尚不能自用以取敗北況區區祖其故智餘論者而能將乎且吳起與武一體之人也皆著書言兵世稱之曰孫吳然而吳起之言兵也輕法制草略無所統紀不若武之書詞約而意盡天下之

兵說皆歸其中然吳起始用於魯破齊及入魏又能制
秦兵入楚楚復霸而武之所為反如是書之不足信也
固矣今夫外御一隸內治一妾是賤丈夫亦能夫豈必
有一人而教之及夫御三軍之衆闔營而自固或且有
亂然則是三軍之衆惑之也故善將者視三軍之衆與
視一隸一妾無加焉故其心常若有餘夫以一人之心
當三軍之衆而其中恢恢然猶有餘地此韓信之所以
多多而益辦也故夫用兵豈有異術哉能勿視其衆而

已矣

言兵者祖太公六韜使太公果有書未有不見稱於仲尼之徒者然則六韜固後人所託而太公本無書也陰符握奇不知誰氏所作或亦曰太公蓋亦出孫吳之流歟古稱曹操用兵彷彿孫吳孫吳自古所重唐宋以來試武舉必以孫吳世俗遂謂用兵之道在聖人六經之外又疑孫吳之書人所共見必若子房所受於圯上老人者乃發天地之秘作偽之徒又造為黃石素書以行

於世皆大謬妄可笑左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論語曰足食足兵兵大事也聖人寧有不著之於經者六經之言兵者多已莫備於易易於同人於夬於萃於既未濟之屬皆言兵而專言之者師也至其微言之者莫若謙與豫謙之六五曰利用侵伐无不利上六曰利用行師征邑國豫曰利建侯行師蓋必其在己也如山之處於地中無絲毫侈大之念然後可以為天地裒多益寡舉兵以征不服其在天下也如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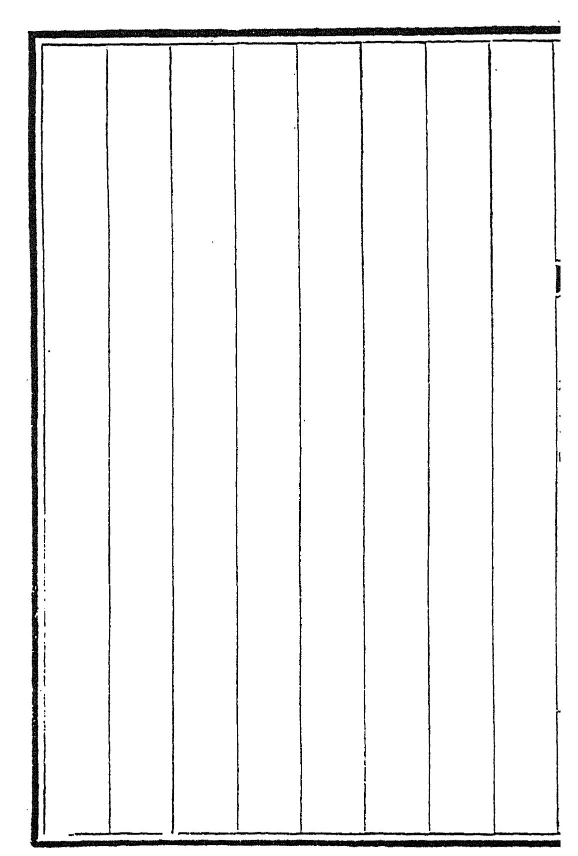
之奮出於地雖震驚百里而百果草木仰受時雨之甘
螟螣蟊賊條焉掃迹而後其行師也不特殺人之中有
禮焉且殺人之中有樂焉是以文王於豫曰利行師孔
子於豫曰先王以作樂也若夫坤之六二坤之師也周
公繫其爻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夫直方而大則為將
之道備矣師直為壯曲為老不使一毫之曲在己而後
可以用三軍之命内志既直矣外體又必方不使一毫
之邪僻在身而後有以服三軍之心夫然三軍之心為

一心三軍之身為一身所至如時雨又若水之行地然入江併江入河併河可使天下無二水夫是之謂大誠其修之身者如此則雖倉卒之間有敵國外患俾之將百萬兵而曰閫以外將軍制之固不至於改其常度而喪其乜巹也而又何習焉故曰不習无不利也洵謂善將者視三軍之衆與視一隷一妾無加故其心常若有餘洵誠善狀古良將之心者耶雖然不能直方大固不得强視百萬兵為一隷一妾也程子曰韓信多多益辦

只為分數明夫所謂分數明亦不出乎直方大之義葢理必該數圓者理也方者數也奇而圓將帥所握以應無窮耦而方士卒所倚以明部位體必八而後方而其用則以六方之所由成由直而矩之者也是故古者陳必以八而唐太宗改為六非八非六則分數不能以明分數既明則衆不殊乎寡而小可極其大矣或曰管子之論兵也曰兵幸於權老子之論兵也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孫子之論兵也曰兵者詭道司馬遷作齊世家

謂周西伯與吕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今之所論無乃與古刺謬歟曰羣言淆亂衷諸聖諸説之不可與文王周公孔子較明矣况夫權者由經出者也奇者由正出者也無經何權無正何奇且凡所謂權與奇者唯其萬變而不可推測卒至而不可預知故能權能奇者貴焉若可筆之於書歴千百年而無改則非所謂權且奇者也將無趙括之父書乎此正蘇洵所以斥

孫武之書為不可用者也若夫詭道陰權則戰國時非
聖無法之語讀書多更事深則自知其無無謂不足累筆
費墨而與為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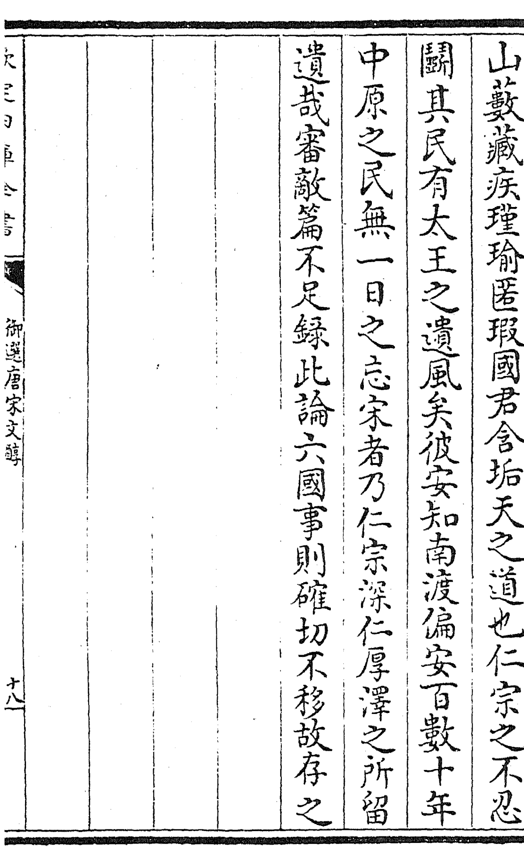
權書六國篇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强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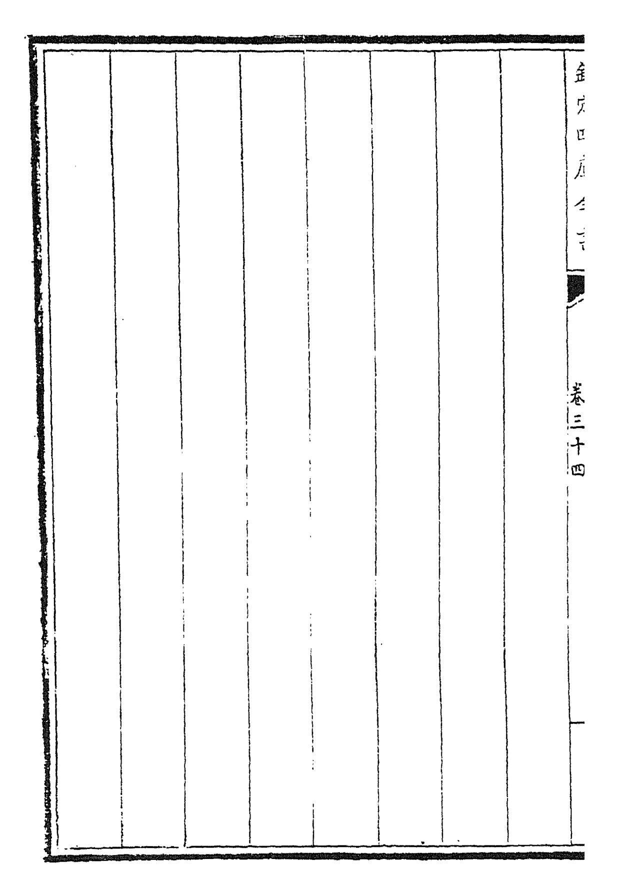
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為計始速禍焉

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刦日削月割以趨於亡

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刦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
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茍以天下之
大下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宋仁宗增歲幣於契丹當時皆謂契丹無厭之求奚其
可從竭中國膏血不足以為賂矣於是志士扼腕恥之
洵作幾策審敵篇極言當絶其使勿與歲幣而權書内
又作六國論以先發其端焉夫仁宗之所以為仁而非
小賢之所能測者正在和契丹一事伯宗曰川澤納汙



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仁宗之不忍鬬其民有太王之遺風矣彼安知南渡偏安百數十年中原之民無一日之忘宋者乃仁宗深仁厚澤之所留遺哉審敵篇不足録此論六國事則確切不移故存之



衡論重遠篇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仁矣乎非仁也勢也天下之勢猶一身一身之中手足病於外則腹心為之深思静慮於內而求其所以療之之術腹心病於內則手足為之奔捍於外而求其所以療之之物腹心手足之相救非待仁而後然吾故曰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非仁也勢也勢如此其急而古之君獨武王然者何也人皆知一身之勢而武王知天下之勢也夫不知一身之勢者一身

危而不知天下之勢者天下不危乎哉秦之保關中自以為子孫萬世帝王之業而陳勝吳廣乃楚人也由此觀之天下之勢遠近如一然以吾言之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近之官吏賢邪民譽之歌之不賢邪譏之謗之譽歌譏謗者衆則必傳傳則必達於朝廷是官吏之賢否易知也一夫不獲其所訴之刺史刺史不問裹糧走京師緩不過旬月撾鼓叫號而有司不得不省矣是民有寃易訴也吏之賢否易知而民之寃易訴

亂何從始邪遠方之民雖使盜跖為之郡守檮杌饕餮
為之縣令郡縣之民羣嘲而聚罵者雖千百為輩朝廷
不知也白日執人於市誣以殺人雖其兄弟妻子聞之
亦不過訴之刺史不幸而刺史又抑之則死且無告矣
彼見郡守縣令據案執筆吏卒旁列箠械滿前駭然而
喪膽矣則其謂京師天子所居者當復如何而又行數
千里費且百萬富者尚或難之而貧者又何能乎故其
民常多怨而易動吾故曰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

深也國家分十七路河朔陝右南廣川峽實為要區河朔陝右二虜之防而中國之所恃以安南廣川峽貨財之源而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其勢之輕重如何哉曩者北胡驕恣西寇誖叛河朔陝右尤所加卹一郡守一縣令未甞不擇至於南廣川峽則例以為遠官審官差除取具臨時竄謫量移往往而至凡朝廷稍所優異者不復官之南廣川峽而其人亦以南廣川峽之官為失職庸人無所歸故常聚於此嗚呼知河朔陝右之可重

而不知河朔陜右之所恃以全之地之不可輕是欲富其倉而蕪其田倉不可得而富也矧其地控制南夷氏蠻最為要害土之所産又極富夥明珠大貝紈錦布帛皆極精好陸負水載出境而其利百倍然而關譏門征僦雇之費非百姓私力所能辦故貪官專其利而齊民受其病不招權不鬻獄者世俗遂指以為廉吏矣而招權鬻獄者又豈盡無嗚呼吏不能皆廉而廉者又止如此是斯民不得一日安也方今賦取日重科斂日煩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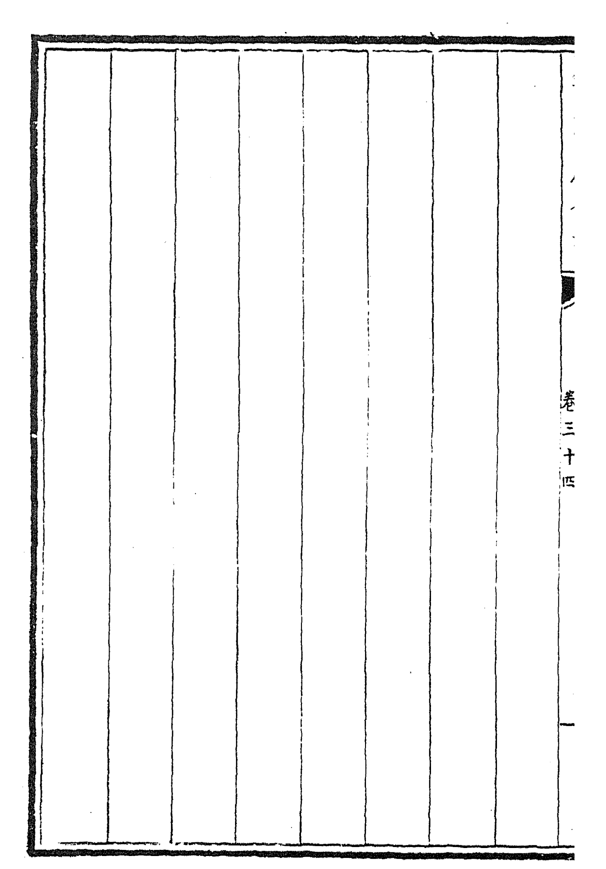
弊之民不任官吏復有所規求於其間矣淳化中李順竊發於蜀州郡數十望風奔潰近者智高亂廣南乘勝取九城如反掌國家設城池養士卒蓄器械儲米粟以為戰守備而凶豎一起若涉無人之地者吏不肖也今夫以一身任一方之責者莫若漕刑南廣川峽既為天下要區而其中之郡縣又有為南廣川峽之要區者其牧宰之賢否實一方所以安危幸而賢則已其戕民黷貨的然有罪可誅者漕刑固亦得以舉劾若夫庸陋選

奐不才而無過者漕刑雖賢明其勢不得易置此猶弊車躄馬而求僕夫之善御也郡縣有敗事不以責漕刑則不可責之則彼必曰敗事者某所治某所者某人也吾將何所歸罪故莫若使漕刑自舉其人而任之他日有敗事則謂之曰爾謂此人堪此職也今不堪此職是爾欺我也責有所任罪無所逃然而擇之不得其人者蓋寡矣其餘郡縣雖非一方之所以安危者亦當詔審官俾勿輕授贓吏冗流勿措其間則民雖在千里外無

異於處鐵甸中矣

宋承唐弊以邊徼為遷謫之所朝士有罪者乃之官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以其遠而莫之省憂遠方之百姓何辜同是赤子而獨無父母之愛也洵所論誠切中其弊矣然謂近之可憂不若遠之可憂之深則固不然歷代有興有亡秦則未嘗興也其亡即兆於其兼并天下之日而非不祀忽諸者也是故秦事不可以例後世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天道也豈楚

人剽悍之故哉況此之所謂楚者乃江淮間非蠻粵之遠也自三代以來亡國者亂必自近始奚嘗自山陬海澨蠶叢冣鬼區始哉未有政明於上民戴於下而蠻夷能入而圖中原者也洵之語無乃欲明重遠之義而不顧其論之偏轉開後世務遠忽近之弊歟至謂武王視天下之勢如一身真善言聖人者然曰此勢也非仁也則固未識仁矣視天下之勢如一身正乃所以為仁而曰是非仁其將以煦煦為仁耶



衡論廣士篇

古之取士取於盜賊取於夷狄古之人非以盜賊夷狄之事可為也以賢之所在而已矣夫賢之所在貴而貴取焉賤而賤取焉是以盜賊下人夷狄異類雖奴隸之所恥而往往登之朝廷坐之郡國而不以為怍而繩趨尺步華言華服者往往反擯棄不用何則天下之能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者衆也朝廷之政郡國之事非特如此而可治也彼雖不能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

然而其才果可用於此則居此位可也古者天下之國大而多士大夫者不過曰齊與秦也而管夷吾相齊賢也而舉二盜焉穆公霸秦賢也而舉由余焉是其能果於是非而不牽於衆人之議也未聞有以用盜賊夷狄而鄙之者也今有人非盜賊非夷狄而猶不獲用吾不知其何故也夫古之用人無擇於勢布衣寒士而賢則用之公卿之子弟而賢則用之武夫健卒而賢則用之巫醫方技而賢則用之胥史賤吏而賢則用之今也布

衣寒士持方尺之紙書聲病剽竊之文而至享萬鍾之祿卿大夫之子弟飽食於家一出而驅高車駕大馬以為民上武夫健卒有灑掃之力奔走之舊久乃領藩郡執兵柄巫醫方技一言之中大臣且舉以為吏若此者皆非賢也皆非功也是今之所以進之之塗多於古也而胥史賤吏忽之而不錄使老死於敲榜趨走而賢與功者不獲一施吾甚惑也不知胥吏之賢優而養之則儒生武士或所不若昔者漢有天下平津侯樂安侯輩

皆號為儒宗而卒不能為漢立不世大功而其卓絶隽偉震耀四海者乃其賢人之出於吏胥中者耳夫趙廣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守之卒史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雄隽明博出之可以為將而内之可以為相者也而皆出於吏胥中者有以也夫吏胥之人少而習法律長而習獄訟老奸大豪畏憚懾伏吏之情狀變化出入無不諳究因而官之則豪民猾吏之弊表裏毫末畢見於外無所逃遁而又上之

人擇之以才遇之以禮而其志復自知得自奮於公卿故終不肯自棄於惡以賈罪戾而敗其終身之利故當此時士君子皆優為之而其間自縱於大惡者大約亦不過幾人而其尤賢者乃至成功如是今之吏胥則不然始而入之不擇也終而遇之以犬彘也長吏一怒不問罪否袒而笞之喜而接之乃反與交手為市其人常曰長吏待我以犬彘我何望而不為犬彘哉是以平民不能自棄為犬彘之行不肯為吏矣況士君子而肯俛

首為之乎然欲使之謹飭可用如兩漢亦不過擇之以才待之以禮恕其小過而棄絕其大惡之不可貰忍者而後察其賢有功而爵之禄之貴之勿棄之於宂流之間則彼有冀於功名自尊其身不敢匄奪而奇才絕智出矣夫人固有才智奇絕而不能為章句名數聲律之學者又有不幸而不為者茍一之以進士制策是使奇才絕智有時而窮也使吏胥之人得出為長吏是使一介之才無所逃也進士制策網之於上此又網之於下

而曰天下有遺才者吾不信也
漢去周未遠其士之秀良州牧辟命以為掾史他時三公六卿九牧胥於是乎選吏既習於民事故循績易奏吏與士同途故人不恥為吏唐宋以來以制舉取士求士於文采聲華而士乃不習民事吏習民事而不得美仕吏日下士日尊判然兩途而士之子恒為士降而為吏即為隤忝其家聲於是吏益以無賴雖無賴然而在一邑則一邑之政由其手在一郡則一郡之政由其手在

一部則一部之政由其手以無賴之人而政出其手則無所往而不為弊矣朝廷欲興一利吏即隨所興者以滋百弊欲革此弊吏即隨所革者以滋他弊自知罪大則縱火以去其籍使茫然莫知其顛末且也官有除降而吏則長子養孫官避本籍而吏則土著世守即年滿有制重役有禁而子弟親戚迭出不窮更名而不更人更人而不更其所守夫以他州外郡之人為來往無常之官官一而吏百又加文采聲華不習民事之官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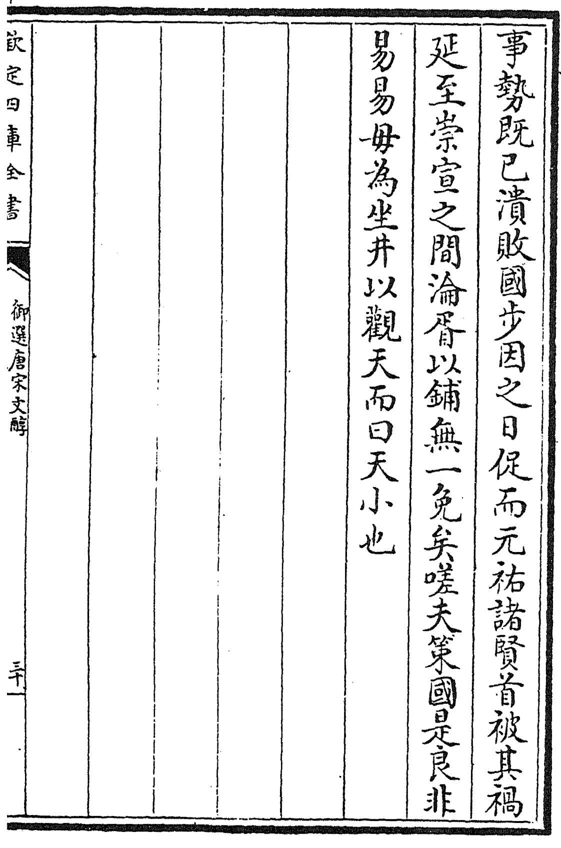
駕馭百十爲羣熟悉風土諳練事故作奸犯科無賴之吏於此而能奏循績焉固較漢世難什伯也沿習既久如久病之人轉以病爲命一旦悉去此輩則百司茫然一步不可行勢不能以終日嗟乎欲天下之治不改弦更張使吏有士君子之行而欲民生蒙福教化淳美者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洵爲廣士論欲使吏與士同升於朝固是切要之言雖然未易易也必先去其大惡之不可貰忍者而爲之功名之途使得與士齒優柔漸漬

潛移默奪之漸使士之秀良者不恥為吏而士之習於吏者得自奮於公卿然後可與道古蓋非百年不能矣若舉洵之言一旦驟施之令無賴吏得居士夫間正所謂吏道雜而多端害政之尤甚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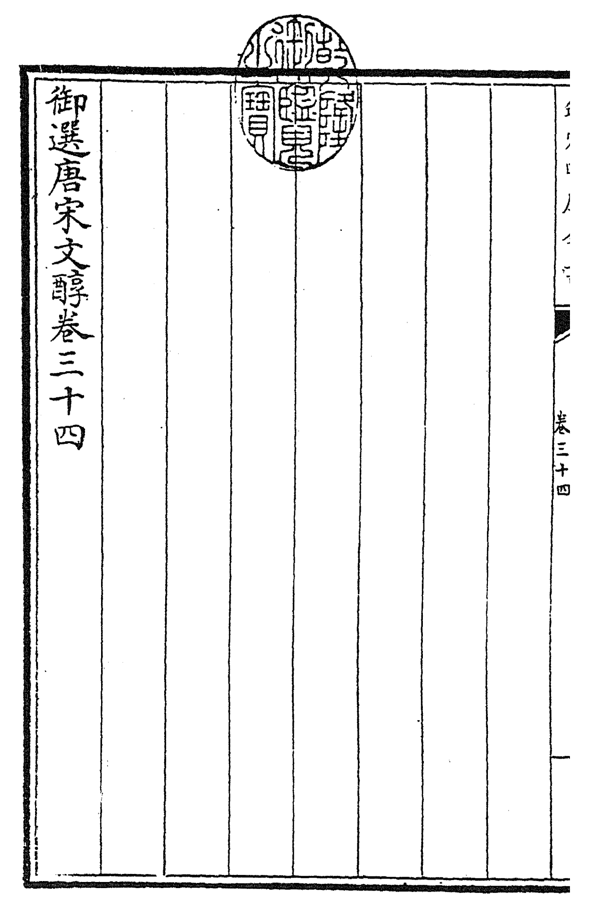
洵為權書十篇衡論十篇幾策二篇歐陽修上之仁宗皇帝乃召試洵洵不就權書言兵也衡論者言有權必有衡所以用此權者也幾策則欲上之審幾而更化幾審而後可用此權與衡也其意大槩如此權書十篇類

兵家常言或逆料古人横斷其是非而非其實衡論十篇大要欲人主用機智明刑法其言流於申商兵制田制尤紛擾幾策二篇一曰審勢勸人主以用威一曰審敵欲絶契丹而修戰備今擇其大醇者餘並不録嘗考宋仁宗之為君恭儉慈惠出於天性其仁民容物之心實漢唐宋諸帝中之首出者既與遼為與國唯欲睦鄰以息兵嘗服通天犀帶左右詛之謂北帶無雙即解不服左右請其故曰留以遺北主蓋其心笱可以弭兵者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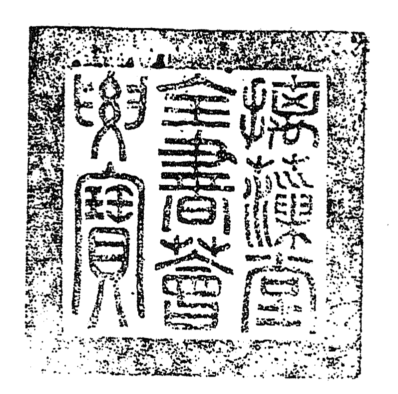
不為未嘗頃刻不在念也當時百姓受其休養生息之恩如天廣大而不識不知一時才俊之士不逹其深心莫測其分量轉以漢景之綜核名實漢武之耀兵黷武期其奮發慕效茍欲以張國威而不知君天下之道固在此而不在彼也言者亦不止蘇洵而仁宗並勿聽亦終不以自明迨後神宗相王安石君臣一心薄仁宗之所為為不足為行新法開邊釁於是百姓流離干戈不息而當日之議仁宗者至此未有不追思仁宗者矣



事勢既已潰敗國步因之日促而元祐諸賢首被其禍延至崇宣之間淪胥以鋪無一免矣嗟夫策國是良非易易毋為坐井以觀天而曰天小也



御選唐宋文醇卷三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録監生臣王錦